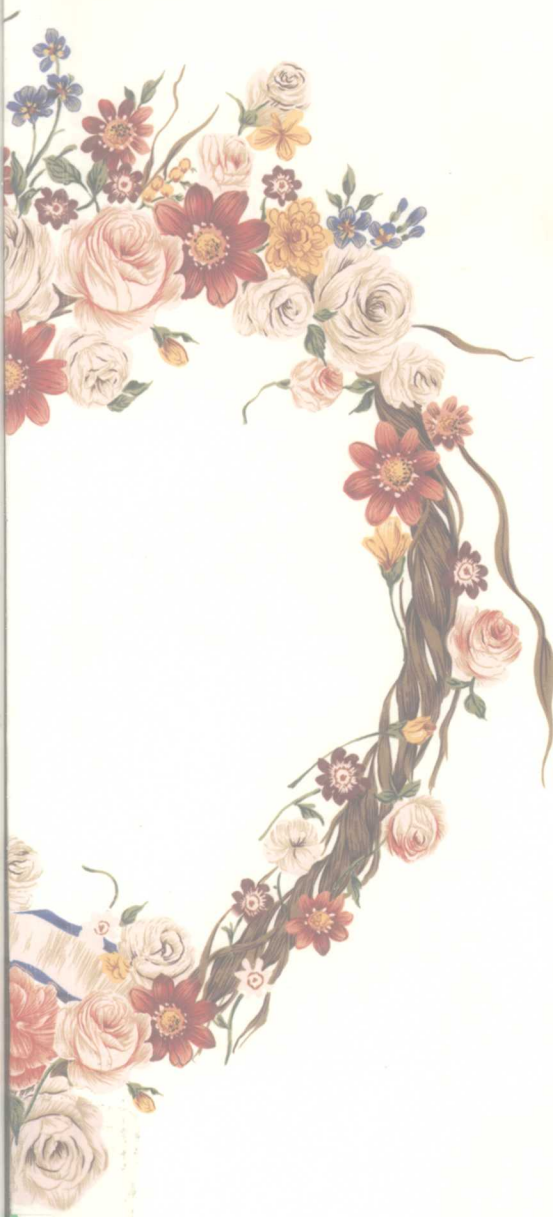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天雪香铺

碧海心◎著



Tianxue Xiangpu
Bihai Xin Work

上册

重庆出版集团



重庆出版社



逐浪女生
mm.zhulang.com

天雪香铺

Tianxue Xiangpu
Bihaijin Work

碧海心◎著

天雪香铺
TIANXUE XIANGPU
碧海心◎著

出品人：王小明
责任编辑：李一平
封面设计：陈一凡
插图设计：陈一凡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重庆市长二路205号
重庆40112
E-mail: fzx@chongqing.cn
电话：(023) 63763416

ISBN 7-229-02540-3
2008年5月第1版
2008年5月第1次印刷
开本：720mm×1000mm
印张：20
定价：30.00元（全）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雪香铺/碧海心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9.6

(凤鸣九霄)

ISBN 978-7-229-00560-3

I. 天… II. 碧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46823 号

天雪香铺

TIANXUE XIANGPU

碧海心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李 子

责任校对: 郑 葱

装帧设计: 余一梅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现代彩色书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20 mm×1 000 mm 1/16 印张: 25.5 字数: 414 千

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0560-3

定价: 36.00 元 (全两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

第一章 香铺诞生 001

01 · 坠落悬崖	001
02 · 穿越时空	005
03 · 初到长安	009
04 · 天雪香铺	012
05 · 初至江府	016
06 · 遭遇命案	020
07 · 撬到金矿	024
08 · 江老太爷	028
09 · 美貌侍女	032
10 · 年轮似箭	036
11 · 揭出真相	039
12 · 生死相随	043

第二章 月下妖花 04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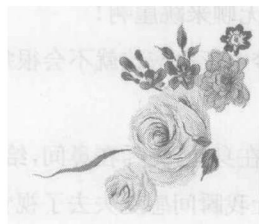
01 · 飘雪公子	047
02 · 七侠古镇	051
03 · 迭罗之花	054
04 · 迷乱之林	058
05 · 禁忌之咒	061
06 · 保护契约	065
07 · 悠扬之笑	068

第三章 无头鬼灵 072

01 · 冒失丫头	072
02 · 花园女鬼	075
03 · 暗探张府	079
04 · 花园巧遇	083
05 · 兰秀小院	088
06 · 离别誓言	092
07 · 鬼灵真身	097
08 · 怪由心生	102

第四章 寒冰山庄 107

01 · 冰山少主	107	18 · 陨星逐月	170
02 · 寒冰山庄	111	19 · 染血之剑	174
03 · 半路遇袭	115	20 · 鼎剑之潮	178
04 · 继续上路	118	21 · 幻灭之景	182
05 · 到达山庄	122	22 · 琉璃结界	186
06 · 尸毒作祟	126	23 · 梦香依旧	190
07 · 心有芥蒂	130	24 · 深爱亦过	193
08 · 误会消除	133	25 · 一日美好	196
09 · 小指约定	138	26 · 鸟与风箏	199
10 · 生者何辜	142	27 · 星陨真身	202
11 · 冷漠壁障	146	28 · 相伴而坠	205
12 · 竹院小楼	149	29 · 妖魑噩梦	208
13 · 缘起缘落	153	30 · 暗之守护	210
14 · 诱惑之声	156		
15 · 离别之时	160		
16 · 吾心所选	163		
17 · 孽障之缘	167		



第一章 香铺诞生

01 · 坠落悬崖



我要死了。

不是跟你开玩笑，我真的要死了。

因为我不是武侠小说中的人物，跳崖生还率是百分之百，还附带许多赠送产品，如秘籍、美女、财宝。

我只是个 21 世纪的普通人，没有过人的天赋，也没有传奇的身世。

要非说我有什么出色的地方的话，那就只有我倒霉的运气了。

一个月前，我失去了我的父母，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；随后，从小就说要保护我的苏文也离开了我，跟我最要好的朋友跑了；为了缓解郁闷的心情而出来旅游，却不小心坠落悬崖。

等我的死讯传出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会认为我是自杀吧！

这崖够高的，这么久还没到底，既然这么有空，不如想象一下死后众人的反应好了。

仔细想想，我的人缘还真是够差的，除了苏文和希隐，好像也没有别的朋友了，他们会为了我哭吗？不，我不要他们知道我死了。一旦他们知道，一定会如释

重负吧，一直妨碍他们的人死了，他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在一起了。

虽然我并不爱苏文，但他们的背叛还是在我的心头重重地插了一刀。为什么要让我一次性地失去全世界呢？

还没到底，这崖也太高了，我不禁大叫起来：“这崖也太高了吧，要再这样的话，以后都没人想在这儿跳崖了。”

忍不住呵呵笑了起来，谁那么无聊来跳崖啊！

闭上眼睛，睡一觉好了，在睡梦中死去应该就不会很痛了吧。

好香啊，若有若无的香气围绕在身边，充斥在鼻间，给我以温暖的感受。

缓缓地张开双眼，一片白色，让我瞬间感觉失去了视觉。但随即，我发现，这色彩来自身旁的花儿。

很多不知名的花儿，在我身旁静静地盛开，散发出淡淡的幽香。

撑起身体，慢慢地坐了起来，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天堂。仔细想想，自己也没做过什么坏事，难道真的是天堂？

手脚并用，猛地跳了起来，四处张望着，什么？我竟然在一个花坛中？

走到边缘，跳下花坛，平稳着陆。

“你醒了吗？”一个声音传来，我连忙看去，没有人。

是错觉吗？揉了揉眼睛，往前走去，却撞上了一个胸膛。

“哎哟！”我不争气地坐到了地上。

“没事吧？”声音再次传来。

我抬头看去，如果可以选择的话，我宁愿自废双眼，也不愿意去看他。要知道，这一眼，毁了我的整个人生。

我揉着鼻子，用很不雅的姿势看着面前的人，却在瞬间——流出了鼻血。

面前的男子有着长长的银发，有着银白的双眸和动人的微笑。微风吹过，掀起他雪白的衣裳，飘然不似凡尘中人。

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的脸，只知道，从小到大学到的所有词语都不足以表达我此刻的震撼，太美了，是的，太美了，不是英俊，而是美，超越性别的美丽，倾倒众生。

“天使”，我脑海中瞬间闪现过这个词，原来真的有天使的啊，这样看来，我是真的在天堂了。

“只是撞了一下，怎么就流了鼻血？”面前的天使皱了下眉头，伸出手抬起了我的脸。

我呆呆地看着他，没有在意他的动作是否有调戏之嫌，或许应该这么说，被天使调戏，我愿意。

但他随后的一句话，彻底毁灭了他在心目中的形象。

“你长得好丑啊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的嘴巴瞬间张大了，怀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失灵了。

“我说你长得好丑啊。”他收回手，掏出镜子，自恋地摸着自己的脸，“还是我最漂亮。”

我的头顿时发晕，眼前飞过几十只黑乌鸦：“那个，这位天使，你能不能别说得这么直接啊？”

天使立刻瞪大了双眼，但马上又抱着肚子狂笑了起来。我不知道他在笑些什么，但敏感地感觉到与我有关，于是，狠狠地盯着他，希望他笑死算了。

好不容易，他停止了大笑，将视线集中到我的身上：“原来现在还有这样的傻瓜啊，你该不会认为自己到了天堂吧？”

“不是天堂吗？”我条件反射般地想到，魔鬼也很美丽，“难道这里是地狱，那你是？”

原来他不只自恋厉害，变脸也很厉害：“你要是敢把嘴里的话说出来，我就把你打到下地狱。”

我最大的优点就是识时务，所以立刻捂住了自己惹祸的嘴，谄媚地笑着。

自恋男点了点头，似乎很满意我的表现：“很好。”

看他的面色缓和了，我不怕死地放下了自己的手：“这不是天堂，也不是地狱，难道——我没有死？”

他点了点头，我的心顿时放了下来，但他接下来的话又让我可怜的心脏提了起来：

“你确实没有死，不过，你现在是我的奴隶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从地上跳了起来。

他点点头：“不错不错，弹跳能力挺好，看来身体不错。”

“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吧，为什么我是你的奴隶啊？”我维护着自己的人权。

他挑了挑眉，本来是无比性感的动作，但我已没有心情欣赏了。

“因为你压坏了我的花。”他指着花坛中的花，果然，有一片花倒下了，呈现出一个大字形。晕，怎么会是这么丢脸的姿势。

不对，现在不是愧疚的时候，我抬起头，努力进行干涉：“我承认弄坏了你的花，不过，你不能因为这样就要我做你的奴隶。”

他冷下了脸：“你该不会想推卸责任吧。”

我害怕地低下头：“不是，只是，只不过是一片花，怎么能这样？”

“这种花极其罕见，我天天都要用它的汁液敷脸。你压倒了这么大一一片，我有多少天不能敷脸了。毁了我这张美丽的脸，你难道不会内疚吗？”

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，就几天不敷脸，至于毁了他的脸吗？

可他越说越激动：“还是说，你认为只有你的生命最宝贵，花的生命就很低贱吗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”我慌忙辩解着，“不管是花，还是人，每种生物都有平等生存的权利，没有哪种生物会比其他生物更高贵，人也不例外。”

“如果你真的这么想的话，就为你的行为负起责任。”

“负就负，谁怕谁？”我激动地冲昏了头脑。

“很好。”他嘴边露出奸计得逞的笑容。

“啊？”我意识到自己上了当，可话已经说了出去，收不回来了。

自恋男走近了我：“那么，我们来签契约吧。”

“等等。”我后退了一步。

他的眼神蓦然一凉，冷笑道：“你该不是反悔了吧？”

我挺起胸膛：“我才不会言而无信呢。”

他的眼神缓和了下来：“那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既然签契约，总要有一个期限吧，我总不能一生做你的奴隶啊。”

他看似认真考虑了一会儿，报出了期限：“二十年。”

“一年。”

“十五年。”

“两年。”

“十年。”

“三年。”

“五年。”我和他同时报出了双方都满意的数字。



“好，就五年。”他满意地点了点头，我却心里不是滋味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就是感觉自己像待价而沽的猪似的。”我郁闷着，还自己给自己报价呢，太不应该了。

他好心地安慰我：“你比猪好看一点点，真的。”怕我不相信，他还用手做了个细微的手势。

我翻了个白眼：“你还是别安慰我了。”

他毫不介意，激动万分，仿佛得到了新玩具的小孩：“我们来签契约吧。”

瞬时，我有种上了贼船的感觉，后来的事实证明，我的预感是正确的。

02 · 穿越时空

“以我二人的鲜血为盟，结下永生不变的契约。”

他的这个契约很奇特，需要用血，因此他咬破了自己的手指头，不过我就方便了，刚才流的鼻血就是现成的。

“告诉我你的名字。”

“如月，我叫水如月。”仿佛受了蛊惑，我脱口而出我的名字。

“如月，现在呼唤我的名字。”他的声音浅浅传来，让我一阵恍惚，“我叫月痕。”

“月痕。”

“很好，现在我们的契约成立了。”

他将手从我的额头放下来，我立刻清醒了很多，却惊奇地发现我放在他额头上的手上的血居然不见了，吓得我马上放下了手，却发现他的额头有了一个血红的弯月。

察觉到我的目光，他拿起镜子，放到了我的面前：“你也有哦。”

镜中的自己满脸鼻血，甚是吓人，额头上赫然也有一个弯月。

“好了，如月，跟我来吧。”他擅自把我从震惊中拉了回来。

“哦。”我答了一声，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，“你不是人类吧？”

他停住了脚步，神色复杂地看着我：“你真的要知道吗？”

“当然咯。”我想都没想就回答，“没理由我做人家的奴隶，却不知道自己主人的身份吧。”

他吸了一口气：“好吧，我告诉你，其实，我是一只——狐狸精。”

我愣住了，他苦涩地笑了：“害怕了吗？”

据他后来说，我当时的举动大大出乎他的意料，而他也在那个时候决定，不管用什么卑鄙的方法，都要把我拴在身边。

我一把抱住了他的头，仔细地摸索：“真的吗？那你的耳朵呢？怎么找不到啊？”

我从小到大都有一个怪癖，就是见到可爱的动物就会情不自禁地上去揪它的耳朵。结果，我所有朋友家的动物一见到我，三天都不敢回家。

可眼前的狐狸好像要胆大一点，没有逃跑，只是保持痴呆状态，我忍不住狠狠地揪向他那张倾国倾城的脸，手感还不错，再揪两下。就这样，这一天我没有揪到他的耳朵，却过足了揪脸的瘾。

“赶快去洗个澡，换上衣服。”月痕一脚把我踢到了澡堂里，丢下了一身衣服，酷酷地走了。

报复，这绝对是报复。就因为我把他的脸给揪肿了吗？太小气了。

我碎碎地念着，直到洗完了澡，才停止了唐僧般的啰唆。

穿上衣服，我惊奇地发现居然是一身古装，不会吧，难道传说中的剧情真的在我身上重演啦？穿越时空，遇到帅哥，终成眷属。

“喂，你洗好了没有？”刚耽误一会儿，那个小气鬼就在门口不客气地叫唤起来。

“好了，好了。”我答道，决定要问一问时间问题。

走出浴室，就看到他等在门口。天，才一会儿不见，他居然又换了一身衣服，不过依然是白色的。

“你的衣服都是白色的吗？”我决定先解决眼前的疑问。

他愣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：“是啊。”

“为什么啊？你为什么那么喜欢白色呢？”





他的答案却让我吐血：“因为这样比较不显头皮屑。”

乌鸦大哥再次出现了，好黑啊！

“那个，请问——”我顿了一下，鼓起了勇气，“请问现在是哪个朝代？”

我闭上眼睛，害怕他又给我一个吐血的答案，可他半天都没有出声。

我轻轻地睁开眼睛，却看见了他吐血的画面，他颤抖地把手放在了我的头上：

“你不是摔下来的时候撞坏了脑子吧？”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我不满地嘟起嘴。

他叹了口气，仿佛很无奈于我丰富的想象力：“现在是2007年9月4日，朝代嘛，中华人民共和国。”

“啊？”我不好意思地红了脸，“呵呵，我还以为穿越时空了呢。”

“穿越时空？”他好奇地看着我。

“是啊。”我答道，“谁叫你让我穿这种古装啊，我还以为回到了古代呢！”

“你很想回到古代吗？”

想了想，我答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不过现在好像很流行穿越时空。打开电视，点击网络小说，全都是这样的故事呢。女主角机缘巧合回到了古代，然后遇到男主角，经历重重波折，最终获得幸福。”

“你也想这样吗？”他认真地问道。

我耸了耸肩膀：“我无所谓啊，反正都已经没有亲人了，到哪儿都是一样。”

他震了一下，随即深沉地看着我，半晌没有说话。

“对了，这里只有你一个人吗？”我打破了僵硬的气氛，开始没话找话。

他点了点头：“是啊。”

“一个人住不寂寞吗？”

“寂寞？”他愣了一下，随即抬头看向了远方，“到底寂不寂寞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太久了，我都忘了什么是寂寞了。”

我的心锐利地疼了一下，因为他寂寞的表情，于是我又做出了一个让我终生后悔的动作，我摸了摸他的头，把他纳入怀中：“乖，以后我会陪着你的，你就不会寂寞了。”

“你会一直陪着我吗？”怀中的他寂寞地问着。

“会的会的。”强烈的母性情怀和同情心使我没有时间考虑，结果，我又说出了这句让我终生后悔的话。

“谢谢。”他勾起嘴角，露出个迷人的微笑。我赶忙转过头去，不能再失血了。

“喂，给我去做饭。”

“喂，地板脏了。”

“喂，该浇花了。”

“喂——”

我在心里诅咒了他几千遍，几天来，他都没叫我休息过，我不由怀疑他是不是和李英享有亲戚关系，怎么折磨人的手段都这么相像。

“喂——”

“停。”还没等他开口，我叫了声“STOP”，“我有名字的好不好，你可以叫我如月、小如、小月，就是别叫我‘喂’。”

“那，笨月月好了。”

我立刻仪态万千地晕倒了，这家伙，真是有让人疯掉的本事。

“笨月月，我叫你做的都做完了吗？”

“做完了。”我没好气地回答。

“那我们走吧。”

“走？到哪里去啊？”我好奇地看着他。

他微笑着看着我：“穿越时空啊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的嘴巴大得可以装进一个鸡蛋。

他无辜地看着我：“你不是喜欢这个吗？”

我回过神来，一把抓住了他：“你可以穿越时空吗？”

“那当然。”他很臭屁地甩了下头，“我可是大名鼎鼎、玉树临风、英俊潇洒（后面省略 500 个词）……”

“够了够了。”我急忙喊停，这家伙的自恋程度真的不是盖的。

“你不想去吗？”他有些受伤地看着我。

我的心又抽紧了，真讨厌这种感觉，用力地甩甩头：“当然不是，我们走吧。”

“嗯。”他用力地点点头，拉起我的手，另一只手甩出一个白色的空洞，“走吧。”

就这样，在一只超美艳的狐狸精的带领下，我踏上了我的穿越历程。



在扭曲的空间中晕得七荤八素，终于接触了地面，我长舒了一口气，小说中的人都是睡一觉就到目的地了，怎么我就没有这样的运气呢？

“你怎么样了？”

抬起头，月痕担心地看着我。我摇摇头，给了他一个肯定的微笑：“没事。”

他如释重负地点点头，我接着问道：“现在是哪个朝代啊？”

他摸了摸下巴：“大约是唐代吧。”

我暴汗：“大约？你该不会不知道目的地就随便跑来了吧？”

他轻松地耸耸肩：“有什么关系？反正是穿越，到哪儿都是一样嘛。”

“那倒也是。”我点点头表示同意，随即再一次陷入暴汗中，“我说，我们是在哪里啊？”

他四周看看，摇摇头：“不知道。”

忍住想暴扁他的心情，我认真仔细地观察着环境。

这是一间屋子，装饰得很豪华（当然是以古代的标准，至于我是怎么知道古代的标准，那当然是靠我异常发达的想象力咯）。仔细看看，古代的家具还真是少，只有屏风、桌子以及貌似小床的椅子（姑且称其为卧榻吧），还有一张床。

不过，那张床也太大了吧，几乎占了半个房间，等等，床上好像有人。

我拉了拉月痕的衣服，示意他朝床看去：“那里好像有人哦。”

“太好了。”他高兴地叫道，“可以去问问我们是在哪里了。”

他大步向前走去，掀开床上的帷帐：“请问，这里是哪里啊？”

我翻了个白眼，拜托，万一睡的是个姑娘家该怎么办呢？

可是，现实情况永远比预想的要严峻，我们谁也没想到，那帷幕下的，是一对男女。

“啊——”女子叫出了声，用被子紧紧地裹住了自己的身体。

月痕点点头,伸出食指戳着嫣红的眉心:“眠,忘。”

“那他呢？”我拉住要走的月痕，指指靠墙的男人。

他皱了皱眉头，伸手一拂，男人顿时回到了女人的身边，睡得跟个死猪似的，刚才发生的事仿佛幻觉一般。

“等他们醒来，不会再记得见过我们的事情。”月痕重新放下了帷帐，回头对我说。

我点点头，表示“你办事，我放心”：“那我们现在到哪儿去啊？”

月痕一手揽过我：“又要飞了，别晕了哦。”

这次飞行的距离并不长，所以时间也很短，几乎是一瞬的时间，我就着陆了。

“这又是哪里啊？”我看着四周，不知道身旁的大仙又把自己带到了他不知道的什么地方。

“长安城外的草地上。”月痕自信满满地答道。

“啊？”我张大了嘴，恨不得给他一脚，没办法，自从认识他以后我的脾气就没好过，而且越来越暴力了，“那我们岂不是还要走回去？”

他随手变出了一把扇子：“一来，可以散散步；二来，可以欣赏一下古代的美景。怎么样，不错吧？”

我咬牙切齿地答道：“确实很好啊。”

月痕满意地点点头：“那我们走吧。”

“等等。”我叫住这只显摆的狐狸，“你该不会打算就披着这头白发、带着这对白色的眼睛进城吧？”

“哎？不可以吗？”他自恋地摸着他的秀发。

“当然不可以，你该不会想被守城的人抓进大牢吧？”真是受不了这个白痴。

他在原地挣扎了许久，终于决定向现实妥协，把一头白发和瞳孔变成了黑色。

即使将头发和眼睛变成了黑色的，月痕依然引起了轰动，从守门的士兵到街上的男女，所有人都用爱慕的目光给他行着注目礼。

“哇，男女通吃啊。”我跟在他身后，如同一只不起眼的小狗，不过倒是相当惬意。

可这家伙就是不让我轻松，一把揽过我，大摇大摆地给大家进行展览。

“这些人的眼神好讨厌哦。”他把头伸进我的发丝中，低低地絮叨。

路人原本柔情似水的目光瞬间充满了杀气，我浑身的鸡皮疙瘩顿时长了出来，腿差点不争气地发起了抖。

“喂，你不会想一直这么走下去吧？”我不满地看着他，这家伙想走遍整个京城吗？

他抓了抓后脑勺：“我也不知道，你说呢？”

给了他一个白白的眼球，我张望了一下，盯住了右边墙上的告示，跳了起来：“就是这个。”

“什么啊？”他凑过头看过来，“租房告示？”

我一把拉起他跑进店里，顺手关上了店门，把围观的人阻绝在了外面。

“我们不如在这里开个店好了。一来可以安定下来，二来也可以融入社会，怎么样？”

他想了一下，点点头：“不错，是个好办法。”

“对了，你有钱吗？”我想到了关键的问题，在这里，人民币可没有用。

他狡黠地笑着：“你可别忘了，我是妖精啊！”

我也顺着他狡黠地笑了起来，昭示着长安两大奸商正式诞生了。

“那我们开个什么店呢？”他征求着我的意见。

我脑海中闪过他住过的山谷：“香铺好了。你种过那么多的花，还会做护肤产品，开个香铺最合适了。”

“好。”月痕赞成地拍起了手，“就是香铺了。”

就这样，我们紧握双手，两眼湿润，畅想着以后的时光：可爱的银子，我来了。

04 · 天雪香铺

凭借着月痕坚实的经济基础，我们在长安最繁华的大街上开了一家香铺。

“喂，月痕，我们要不要请人来舞狮啊？”

“随便。”

“那我们要不要来个开业大酬宾啊？”

“随便。”

